

那一年，我讀二中

文、圖 | 李長青

最是青春而敏感的年華，我因此也注意到了國文課本裡一些安靜的篇章，其中的姿態與神色，似乎有著升學主義與讀書考試之外，異常豐美而不羈的吸引力，足以暫時將我從蒼白的高中生活解救出來。尤其是詩。

1.

滿 16 歲的時候，我讀高中。

1990 年 6 月國中畢業，7 月就是炎熱的暑假，那個夏天，我參加高中聯考（沒想到聯考這個詞彙已經有古典況味了），不記得是不是 8 月放榜，總之我 9 月成為高中新鮮人。那個暑假，我非常非常、非常不快樂：因為只差幾分，就考上，台中一中。

1991 年 1 月，我滿 16 歲，高一上學期甫結束，寒假後即邁入高一下學期。16 歲這一年的李長青，前半年是高一下學期，後半年是高二上學期，我的人生，16 歲這一年，是高一到高二的，失意小卒。

2.

還記得高中聯考放榜後，我把自己鎖在房間，一直想著，我不是一中的學生，我不是一中的學生，我不是一中的學生，我居然，不是一中的學生，我竟然不是一中的學生。我怎麼會，不是一中的學生呢？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有太多懊悔、沮喪、疑惑、與失望，滿滿填塞於那個莫名其妙的夏天；班上成績比我好以及與我差不多的同學，都在一中的榜單。成績比我差的，幾乎都在二中（當

時文華是第三志願），然而，也有另外好幾個成績沒我好的，像是 T、H、B 與 N，怎麼會在一中的榜單？

他們怎麼跑到一中去了？還不只一個。怎麼會這樣。
但這是真的，不是夢。我多麼希望這是夢。

3.

父母親知道了我的沮喪與自責，只是安慰我，也只能安慰我；他們希望我振作，不要這樣低潮下去。

當時我只覺得我被整個世界打敗了，而且輸得很慘，慘到如果我自己就是一國的話，幾乎就是亡國了，是的，幾乎就是亡國了那麼慘烈。

1990 年 9 月，高中新鮮人，其實是高中傷心人的我走在二中校園，沒有風，沒有感覺，也沒有笑容；高一不分組，教室在面對校門口與內操場的「萃英樓」，我沒看到萃，也對英沒感覺（二中在英士路），我一直只看到卒，好失落的筆劃。那個卒蓋住了周遭任何事物，也擋住了生活中各種可能的熱血與情感；我只看到卒這個字蓋住我一切視線。這一切，都不像是真的。這一切，都很麻痺。

我覺得我就是卒，輸得很慘的卒，悶不吭聲的卒。亡國的，卒。



高中時，與雙親合影於台中大坑關聖帝君廟。



高中時，攝於桃園國際機場。

4.

最是青春而敏感的年華，我花了許多時間，自怨自艾，自我麻痺，找各種藉口不認同二中。我時常陷入一中與二中比較的迷障裡，過著自我想像的魔幻時光，想像我是二中的奇葩，是二中創校以來最大的奇蹟，是命運出錯，造化弄人，是上天的意旨，神明給我的試煉，這當中，一定是有著非凡且重大的使命，要我來拯救二中，帶領二中；因此高中三年，我異常在乎我們學校的校友有哪些人（所謂的傑出校友），此外，還有哪些（無論是不是我認識的）人是台中二中（或者是台中一中）畢業的。這個我自認為挺特殊的好奇心，遂成為我高中時一個小小的樂趣，直到如今。

最是青春而敏感的年華，我因此也注意到了國文課本裡一些安靜的篇章，其中的姿態與神色，似乎有著升學主義與讀書考試之外，異常豐美而不羈的吸引力，足以暫時將我從蒼白的高中生活解救出來。

高中國文課本裡的這些文字，讓當時的我，感受到了一種屬於文學的

邊邊氛圍，也像是一小叢一小落，藝術的角角樂園。他們散發著屬於自己的氣息。他們的質地，與其他科目迥然不同。

尤其是詩。

5.

只是當時，這款邊邊角角的生活解藥乃是以中國古詩的樣貌出現，例如李白杜甫，孟浩然謝靈運，而不是現代詩。高中課本裡的古詩，提供了當時最是青春而敏感的我一種類似異世界的結界想像，適時助我斷捨離殘酷的現實，也激發了一個高中生對於詩中造境與意境所產出的，大量的，莫名的神往。

國文課成為我最鍾愛的時光，甚至比鍾愛更高級：是享受了。連帶的，國文成績越來越好，越讀越有趣，幾乎臻至完美的頂峰。

一點都不誇大，何謂「完美的頂峰」？以下即為具體實例：當時國文段考，滿分 100 分，裡頭會有一大題是默寫，有時佔 10 分，有時 15 分。如果那一次段考默寫佔 10 分，我的國文成績公布出來就是 90 分，而如果那一次段考默寫佔了 15 分，我的國文成績就會是 85 分。



高中時期家的映像，台中大里透天厝車庫。



讀高中時某日心血來潮，穿著二中制服在家門口拍照留念。

默寫以外的所有題目，我往往全都寫對，沒有扣分。唯獨對於默寫，我有自己的堅持。我的堅持是，文學怎麼可以拿來背？這太過分了。

最是青春而敏感的年華，這款邊邊角角的生活解藥，除了以中國古詩的樣貌出現，更時常以文言文的陣勢，成群劈舉而來；背古詩我勉強可「妥協」，但是背文言文實在無法接受啊，因此，這小小的叛逆，便藉由默寫以外全滿分的實績，而得以繼續維持。

6.

更奇妙的事發生了。

就在我對古詩產生了像是漂流於茫茫大海卻幸運抓到一截浮木那樣的驚喜與依賴之後，我竟然，又在無意間發現了另一塊浮板。

是的，是浮板，因為浮木古已有之，經歷風霜雨雪，負載歲月千秋，性質是古典的；而浮板是現代的。

每日放學，我在大雅路近五權路的公車站牌等 31 號，載我回大里，有時很久未見車班，只能一直背英文單字打發時間。一日黃昏，31 號公車顯然又脫班了，我不想繼續背英單，於是轉而在站牌附近閒晃，看見大雅路上一家「新禾」文化廣場，獨棟挑高很大一間，乾淨明亮，冷氣又涼，當下決定入內瞧瞧。

新禾賣許多文具、信紙與辦公用品，而且也賣書。嘖嘖嘖，書竟然還不少。嘖嘖嘖，這家新禾真好，嘖嘖嘖，我可以常來吹冷氣，第一次發現新禾後，我對自己說。

就在新禾的眾多書櫃中，我讀到了，現代詩。

7.

不得了，我讀到了現代詩。

我第一次發現，世界上竟然有這種東西，字不多，後勁卻挺頑強；世界上竟然有這種東西，一行一行，兀自排列，好像無拘無束，也似乎無所懼、無所羈；世界上竟然有這種東西，比散文小說經濟效益大多了，篇幅

短，內蘊卻深厚沛然。這個世界上竟然有這種東西，這種東西，太神奇了。

在我的年代，國小的國語加上國中的國文，課本裡只有少少的古詩，以及更少更稀有的現代詩，印象所及，像是楊喚的〈夏夜〉，吳晟的〈負荷〉，數量鮮少是其一，當時年紀太輕則其二，有考試因素據其三，這些原因，都造成了詩於我之無感。

到了高中國文應該好點了，縱使仍須考試，但選詩數量稍微增多，閱讀的年紀也小小添了一些，這都有助於感受能力的提升。課內如此，復有國文老師的補充講義，課堂外則是新禾文化廣場的探索，詩之於我，從古典到現代，從浮木到浮板，終於有了一番新的進程，也大大開啟了我的新視野。

這多麼像是波蘭詩人辛波絲卡說的，詩是救命的欄杆。

回想起來，新禾的書實在不少，幸好有新禾，不但讓我等車時有地方可投靠，也給了一個高中生頗為滋養的文學啟蒙。當時我翻讀最多的，就是所謂「五小」的書：爾雅、九歌、洪範、大地、純文學，現在歸納一下，原來這五家文學出版社竟然可以諧音為「純大雅紅酒」：純是純文學、大是大地、雅是爾雅、紅是洪範、酒是九歌，這也太巧合了，新禾就在大雅路，而青春本來就像是釀造一罇酒的過程啊。

8.

我的人生，開始與詩相關。那一年，我讀二中。☒



高中時爬山健行的李長青。

李長青，詩作被譯為西班牙、英、日、韓、德、緬甸等語言。曾獲文建會台灣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台灣文學獎創作類金典獎，《台灣詩選》年度詩獎等。著有詩集《落葉集》、《陪你回高雄》、《江湖》、《人生是電動玩具》、《海少年》、《給世界的筆記》、《風聲》、《愛與寂寥都曾經發生》以及散文《詩田長青》等，編有選集《躍場：台灣當代散文詩詩人選》。